

毛毛熊的 浪漫樱花雨



《意林·轻小说》编辑部 编

【萌物语】

小怪兽觉醒记 / 闲画

莫名出现的球链，会写字的猫，照不出影像的镜子……
夏米的生活里充满着难解的谜。

【博异志】

河神有个小怪癖 / 小熊不骨

河神偷斧头？这是病，得治！
月牙就是那个被染下几间替河神治病的侧室……

【绘梦馆·私人定制生辰石】

你的十二月，苍松霜烟 / 柳扶疏

谁入雪山的岁华与春历不明的少女，一人一族，谁起何止？

意林 轻小说

意林
轻文库



轻舞
飞扬
系列

毛毛熊的
浪漫樱花雨

《意林·轻小说》编辑部编

吉林摄影出版社

· 长春 ·

轻小说 出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毛毛熊的浪漫樱花雨 / 《意林·轻小说》编辑部编. --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15.1
(意林轻文库. 轻舞飞扬系列; 001)

ISBN 978-7-5498-2243-0

I. ①毛… II. ①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81803号

毛毛熊的浪漫樱花雨

Maomaoxiong de Langman Yinghuayu

出版人 孙洪军
顾问 杜 务
总策划 安 雅 张 星
责任编辑 朱蕙楠
图书统筹 非 非 凉小葵 大 野 朱 颜 米 修 流 木
特约编辑 杨 宁 韩婷婷
封面绘图 雯 雯
书籍装帧 胡静梅
美术编辑 李 月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字 数 250千字
印 张 13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摄影出版社
发 行 吉林摄影出版社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邮编: 130062
电 话 总编办: 0431-86012616
发行科: 0431-86012602
网 址 www.jlsycbs.net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498-2243-0

定价: 1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退换, 电话: 010-51908584



目录

CONTENTS

【萌物语】ADORABLE STORY

001 小怪兽觉醒记 文/闲 画

【轻星球】FREE STYLE

010 Q镜头 脚本/大 野 绘图/Easiyu羽

【青春纪】YOUTH STORY

013 处女座也有春天 文/天真无邪

023 女汉子的英雄梦 文/今次

【轻学园】CAMPUS

033 凤凰羽 文/三生三笑

043 少年，我们签约吧 文/夏川山

055 夏之迷宫的蝉鸣 文/迦楼罗北斗

066 画出未来的少女 文/悠 雨

【轻文库】SERIALS

077 挥手告别小时光⑦ 文/麦 九

086 邻家武圣二(连载1) 文/两色风景

【绘梦馆】FICITION

096 私人定制生辰石

你的十二月，苍松霜烟 文/柳扶疏

106 公主在上 文/欢喜禅

116 挂在山巅上 文/曼 宁

125 鱼入江湖晚晴天 文/陌白衣

136 皇家养猪妹 文/若水芳心

【博异志】ADVENTURES AND MYSTERIOUS

146 你不知道的那个辛德瑞拉 文/马鹿君

162 洋葱小仙落凡间(三) 文/柳扶疏

174 河神有个小怪癖 文/小熊不骨

【轻星球】FREE STYLE

184 读编会

188 爱卿说

190 女巫店

194 乐漫社

198 段王爷

200 青春范



小怪兽觉醒记

Written by | 闲画 Painting by | beast17





还未到午夜，苏阳路的红橙小区已经渐渐沉寂下来。

72路末班车在苏阳路西站停下，没见有人下车，只有一只乌漆漆的猫从车上跳下来，脖子上的长串珠链在疾走中一闪一闪地反着微光。

黑猫进了小区，朝西北方向的B座4号住宅楼跑去。来到楼底，黑猫如走平地一般由下向上走，一时间，给人一种空间倒转的错觉。

仔细看，原来这猫的四只脚掌都伸展着一厘米左右的弯钩形尖爪，尖爪锋利到可以直接切进楼体外围的混凝土中，走过的地方，留下一排细小的月牙痕迹。

黑猫就这样缓慢地走到了七楼的窗口，因为是夏末，温度还未降下来，窗口只安着一层纱窗。黑猫用爪子划破窗纱，左脚掌探进去，将插销钩起来，这才推窗走进去。这是一间女孩子的卧室，空气中弥留着面霜、洗发水和沐浴露相混的香味，很淡，并不难闻，但黑猫还是被这味道呛得小小地打了个喷嚏，不悦地皱皱三角鼻子。

卧室的北墙边有一张单人床，上面歪歪斜斜地睡着个女孩子，女孩子是夏米，即将十七岁，槿江中学的学生。此时大概正做着个美味的梦——晶晶亮的口水挂在左边嘴角。黑猫似乎对女孩子四仰八叉的睡相很不满，猫族向来无表情的脸都皱了皱，用爪子费力钩起落到地上的被角，帮她盖好。

黑猫趴在夏米的枕头边休息了一会儿，用两只前爪将缠绕在它脖颈上由米粒大小的蛋白石串成的长串珠链解了下来，小心地绕

到夏米细瘦的手腕上，最后用力打个死结。

临走前，黑猫在夏米的额头上轻轻一吻：“生日快乐。”



隔天，夏米再一次无视了闹钟撕心裂肺的叫声，一直睡到七点三十七分才被叶星树的来电铃声吵醒。她“唰”地坐起，抄起电话，简洁明了地回复：“给我六分半钟。”在接下来的五分四十秒内，夏米洗脸刷牙扎头发换校服甚至还吞了两口留在桌上已凉透的蛋饼，出门，当然没时间等电梯，她在五十秒内顺着楼梯从七楼直冲到一楼。出了门楼，看到叶星树单脚支地等在那里，这才用手抖一抖乱掉的刘海儿，平缓一下呼吸跑过去。

叶星树注意到夏米手腕上缠缠绕绕的长串珠链，问她：“什么时候买的新手链？”后知后觉的夏米这才发现自己的手腕上莫名多了一条链子，她有些困惑地挠挠耳朵：

“不知道，大概是我妈送的吧，你也知道的，今天我生日。”说完这话，小小的期待自心底弹跳出来：也许……可能叶星树也会送礼物给自己吧。但叶星树只简单地“哦”了一声，用力踩一下单车，夏米只好赶紧跳上后座，没有再说什么。

红橙小区离槿江中学并不远，他们很轻松地赶在上课铃响前进了教室。夏米刚坐下，同桌的女孩子凑过来对她耳语：“行啊，夏米，这才几天，你们两个就这么光明正大的了，不怕老师找你们的麻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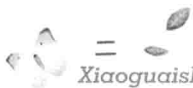
夏米囧到眉尾都快压到眼角了：“如果说，我们两个就是很纯洁的同学关系，你会不会觉得我欲盖弥彰？”

同桌很不客气地肯定她：“会！”

上课时，夏米总忍不住偷偷瞄几眼叶星树。叶星树长得很好看，特别是侧面，额头饱满，有小小驼峰的鼻梁高挺，因为瘦，下巴有些尖削。因为看得多了，夏米闭着眼睛都可以在纸上画下他的轮廓，只是每每画完后夏米都会额外多添两条线，虽说概率小，但她还是怕会有人认出她画的人是叶星树。暗恋总是遮遮掩掩的事。

跟叶星树在一起的每一秒，夏米都告诫自己不要想太多。夏米从来都是透明人，除了爱迟到，几乎没有不普通的地方。叶星树分属校学生会纪检部，这个月轮到他值勤，次次都能在校门口逮到姗姗来迟的夏米。直到两周前，叶星树这个完美强迫症患者终于忍不住大发作，指着夏米说：“你，地址告诉我，我明天早上去接你。”而受惊过度的夏米在迟缓了四十五秒后，才回他一个：“哈？”

结果，不只是“明天”，第二个、第三个明天，直到今天，叶星树都会按时去红橙小区接夏米，也因此，八卦他们秘密交往的帖子都上了校园论坛的头条热门，而身为绯闻当事人之一的夏米多想站在天台上吼一句，她真的只是“枉担了虚名”而已！



Xiaoguaishou Juexingji

放学后，夏米拖拉着书包一甩一甩地往家走，她真是搞不懂叶星树，他愿意喊她起床、载她上学、给她讲解几何证明题，偏偏今天，他却吝啬得连句“生日快乐”都没对她说。在她以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更进一步时，他又把两个人的关系拨回了泛泛之交。

夏米忽然一把抱住路旁的路灯柱，对着上面“咣咣”磕了两下脑袋，想把叶星树三个字从自己脑袋里磕出去。等夏米发完疯，抬头便看见叶星树推着单车停在路边，正饶有趣味地看着她。夏米怀疑自己的脑壳被磕出了缝隙，不然她怎么会对叶星树说：“你、你听我解释，这只是一种放松方式。”而叶星树竟然很配合地回问：“哦，是你自己发明的吗？”

事已至此，夏米选择自暴自弃：“你笑吧，不用憋着。”此话一落，叶星树便整个人俯在自行车车头上，笑出了声。叶星树向来气质偏阴郁，夏米还是第一次见他笑得这么开心。

笑够了，叶星树对夏米说：“喂，我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忘在了家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回去拿？”听到这话，夏米顿觉自己被幸运棉花糖击中，甜到忘了要矜持，跳上后座，直接对叶星树喊：“Go（出发）！”

夏米从来没有去过叶星树的家，据校园八卦所传，叶星树住在槿江东岸有钱人聚集的别墅区。一路上，夏米都在暗暗猜想叶星树的家会是怎样的富丽堂皇。但实际上，叶星树的家很低调，虽然也是独栋的三层砖木结构楼房，但院内绿树成荫，到处青藤缠蔓，触目的绿，让人只觉幽静清凉。进了里屋，满眼都是木家具，连墙壁都镶了原木色，只是东北角供着一座木制神龛，案前燃着檀香，夏米揉揉鼻子，她不喜欢这个味道。

叶星树去楼上拿礼物，夏米被留在一楼的会客室，因为不想再熏檀香，她便推门出去，站在屋檐下欣赏满满都是叶的刺槐树。忽然枝叶抖动，一只乌漆漆的猫从树上跳下来，落到夏米面前的小块泥土地上。夏米不

知道叶星树养着猫，她喜欢小动物，也向来招小动物喜欢，但眼前这只黑猫似乎并不怎么欢迎她，偏偏脑袋躲过夏米想要顺它毛的手。

黑猫挑块干净的地方坐好，左前爪在泥土地上有模有样地划拉。夏米好奇地凑过去看，却惊恐地发现，这只猫竟然是在写字，写的是正楷体的“听我的，离开这里”。

叶星树正好从楼上的窗口里探出头，喊她：“喂，你还是上来一趟吧，我给你准备了好几样，现在选择障碍症犯了，你来挑自己喜欢的吧。”而夏米机械地回头，嗫嚅着说：“你、你家的猫，它它它……”叶星树不解：“我家的猫怎么了？作为猫，小黑是有点古怪，不过你不要在意，这是正常的。”夏米低头看黑猫，黑猫仰头与她对视，一时间，她竟然读懂了一只猫的眼神，像是在说“不要告诉他好不好”。夏米只好顺着叶星树的话说：“好吧，很古怪。”夏米还是觉得自己的世界有些摇摇欲坠，飘飘忽忽上了二楼。

正对着楼梯口的房间大概是书房，向南的墙上挂着一面反光的镜子。夏米悄悄走过去，想偷偷整理一下刘海儿，结果看过去，里面只是白茫茫的一片，像是透明玻璃直接挂在了白墙上。

正好叶星树从走廊另一端过来找她，夏米不解地问他：“你家为什么要挂一面坏掉的镜子呀？”叶星树有些困惑：“坏掉的？”夏米点点头：“人都照不出来，还不是坏掉的？”叶星树这才注意到，爷爷留下的这面真影镜中竟只有他自己的映像，而没有夏米的。这个发现，像速凝剂打进了叶星树的血液里，他小小地倒退两步，凉意在四肢蔓延。



夏米坐公交车回家，一路上不停地把玩着叶星树送给她的礼物。这个礼物很奇特，是个巴掌大小的四面封住的明黄色小口袋，绣着古怪的花纹，里面不知道塞了些什么，摸一摸，软软的，时不时还有香味散出来，这味道就如叶星树家那个堂屋神龛前供的檀香一样让夏米觉得很不舒服。

坐了有四五站地，离家还远，夏米就忍不住跳下车，她担心自己再坐下去会吐在车上，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向活力满满的她竟然晕车了。她下车的地方，旁边有个街心公园，里面满是树，夏米紧攥着叶星树给的礼物，如喝醉了酒一般趑趄着向昏暗幽凉处走去。

渐渐地，晕眩，燥热，想吐，齐涌上来，夏米伏在一棵树下，发出小兽一样“呜呜”的哀鸣声。隐隐听到远处有人走动的声音，夏米张开嘴，想求救，但因为失掉了对身体的控制力，喉咙只发出“嘶嘶”的倒吸气声。在意识模糊前，夏米隐约看到有重叠的人影向她走来。

等夏米醒过来，半弯月亮已经挂在了天上。她整个人被平放在树下的草地上，呼吸、心率都恢复了正常，而照顾她的人也意识到了这个事实，起身打算要走，却被夏米一把攥住了裤脚。夏米从下向上打量自己的救命恩人，这人看上去可真高，天然卷的墨色头发，肤色近乎惨白，因为瘦，颧骨微突，只是他暗蓝色的眼睛里，眼神是不悦的，不悦地盯着夏米攥住他裤脚的手。

夏米讪讪地松开手，赶紧爬起来，三两步追上陌生人，挺自来熟地问他：“恩人，

咱们是不是也该认识认识？”

所幸陌生人的性格没有外表那么高冷，挺温和地对夏米说：“阿尔，你可以叫我阿尔。”阿尔的声音很低沉，像竖琴的低音。

走了有十几米，夏米这才觉得手上空空的，方想起叶星树送她的布口袋被忘在了树下。夏米掉头打算回去捡，阿尔却伸出手制止了她，并对她说：“刚刚的难受你已经不记得了吗？我想，你对那东西应该是过敏，所以我已经把它给扔了。还有，如果你想将现在这样的日子继续过下去，就暂时远离叶星树，远离他送给你的任何东西。”夏米不懂：“为什么？”或者说凭什么呀？

阿尔叹口气，伸出左手像个长辈一样揉揉夏米散乱的头毛，语气里像是有很多的无奈，他说：“抱歉，我不能跟你解释太多，我只是……只是不想让你难过。”夏米懵懂地点头，她本来就是小鸟脑，思考不来弯弯绕，不知为何，眼前这个人总给她一种熟悉的安全感。

阿尔带着夏米斜穿过整个公园，从西北角的侧门出去，外面是一条僻静的小路，路两边是延伸的围墙，视线所及，几乎没有什么居民区。

阿尔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旧旧的车票，用打火机点燃，没一会儿，远方的雾里凭空多了一辆红褐色的巴士。巴士“唰”地停在他们两个跟前，车门打开，阿尔率先走上去，司机是个长胡子的大叔，见到是阿尔招的车很意外，他说：“哟，阿尔，有些年没见到你了。”阿尔又把一张车票丢进检票口，回头向司机介绍说：“这是夏米。”而司机探头看看夏米，又说：“哟，小姑娘长这么大了。”

车上只有他们两个乘客，他们并排坐

在一起。夏米心里有好多疑问，她问阿尔：

“你到底是什么人哪？”阿尔慢悠悠地回她：“我？我不是人。”夏米“咯咯”地笑：“喂，你没事干吗骂自己？”阿尔干脆嘴巴一咧，龇出两颗长獠牙，整张脸瞬间狰狞起来。而粗线条的夏米一点儿也没有被吓到，反而笑得更大声了，她拍手叫道：“阿尔，你的魔术好厉害！”阿尔翻个白眼，不再理她。

巴士停在了海棠街46号，阿尔带着夏米下了车。海棠街46号是一家咖啡馆，阿尔弯腰走过低矮的木门，对吧台后的老板说：“两杯异世界特调。”

老板给阿尔送上咖啡，给夏米的则是加了肉桂粉的牛奶。夏米从没喝过味道这样怪异的牛奶，但她向来是空碗一族，还是勉强喝完了。喝完后，没几分钟，夏米就觉得眼皮发沉，不一会儿，便伏在吧台上睡着了。而老板满意地将空杯收回，忍不住赞她：“真是个好孩子。”

阿尔对老板擅自在夏米的牛奶里加料这一行为倒没什么大的反应，他知道这是因为这个老朋友有话想要单独跟他说。

果然老板开口发问：“这就是当年你救出的那个孩子？”阿尔点头。老板又说：“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跟她挑明？”阿尔摇头，略带犹豫地说：“不，她适应得很好，我没必要去戳穿这一切。”老板没忍住，又问：“既然如此，你又何苦将千辛万苦寻来的蛋白石送给她当手饰？还是说你做猫做上瘾了，要继续跟在叶星树那个小混蛋身边做他的宠物？”阿尔当年带着夏米逃亡时，被围追的猎人伤到了根基，这些年不得不寄存在黑猫的体内以休养生息，人形的本体只能在有月光的夜晚出来遛一遛。而富有能量的

蛋白石对他来说是可以疗伤的药，只是现在叶星树跟夏米走得这样近，夏米明显比他更需要这东西。

阿尔坦承说：“我这些年到处打听蛋白石本来就是为夏米，希望她将这东西带在身上，关键时刻能让她自救而已。”老板撇嘴点评：“你还真是圣母，不，是圣父。”阿尔不置可否，抱起沉睡的夏米，走出咖啡馆，再次坐上等在路边的巴士。



叶星树回到家时，已经是后半夜。院中的刺槐树生着如倒放的人字一般的枝杈，叶星树看到人形的阿尔仰躺在上面，沐浴着月光合眼休息，心里莫名地不爽起来。从小到大，叶星树总是不能与自家养的这只式神好好相处。他知道身为猎人协会长老的爷爷当年愿意收阿尔这个未长成的小怪做式神，本意是为了保护阿尔，使他不再被追杀。毕竟猎人一族向来喜欢征服强大的幻怪做式神，式神可用作狩猎时的前哨，是好用的工具。而在善良的爷爷眼里，阿尔却与叶星树一样，都是需要呵护的小孩子。

阿尔虽然是只怪，但学习起人类的知识来总是将叶星树比得黯淡无光。阿尔拥有图像式记忆的能力，什么东西只要看一遍便会印在脑子里，叶星树即便再聪明也要念个三五遍才可以，所以不管他的成绩在学校里再怎么称王称霸，回到家也只能做个老二。

阿尔从前只听爷爷一个人的话，如今爷爷已经去世了，契约便传接到了叶星树的手上。在外人眼里向来沉稳大气的叶星树，把他所有的小孩子脾气都释放到了阿尔的身上，他最喜欢在日常生活中刁难阿尔：“阿

尔，泡一杯清茶给我，记得用87摄氏度的热水。”“阿尔，我的球鞋脏了，用洗衣机会洗不干净，你给我手刷一下，不要用法术，我感觉得出来。”“阿尔，晚饭我想吃油焖鸡，外面卖的太腻了，你给我做。”“阿尔，……”

而阿尔呢，倒真是个好脾气的式神，即便总是被叶星树当成了丫鬟用，也从来不恼。叶星树要他做的，他便去做了。其实并不是因为契约，叶星树大概不知道，那纸契约对他的束缚作用并不是很大。大概阿尔的天性中自带喜欢照顾人的分子，以前是夏米，现在是叶星树，都是他想要好好守护的人。

终于等到叶星树回来，阿尔难得拉下脸，自上而下地斥责叶星树说：“你今天的玩笑开得太过了。”

这话像火捻子将叶星树积攒了一路的怒气引爆了，叶星树瞪着眼睛冲着阿尔叫嚷：“玩笑？谁告诉你是玩笑，我明明是在认真做试验，要不是你中途跑出来捣乱，我早弄清楚夏米是怎么回事了。还有，你早就知道夏米不对劲了是不是？知道了为什么不告诉我？”

结果阿尔在树上撩起眼皮来瞅他一眼，像是不解他的愤怒：“我明明早就提醒过你，我反复说过你们不是一类人。”叶星树呕到要吐血：“你说得这么含蓄我怎么会懂！你坑死我了好不好！”

始终不太懂叶星树生气的点是什么，阿尔竟然还有心情跟他开玩笑：“喜欢上夏米是多正常的事啊，好在她也喜欢你，要不我帮你们两个牵一下线？”

“你给我严肃！这一点儿都不好笑！”叶星树一字一顿地说。

阿尔在树上挑眉，笑眯眯地说：“我并

没有笑啊。”

大概是被他的态度气到了，叶星树愤愤地说：“你等着，我总会找机会拆穿这一切，今天不行，那就改天，我就不信你回回都能及时赶到。”

阿尔翻身从树上跳下来，落到他面前，近乎恳求地说：“叶星树，你若不能接受，便远离她，毕竟夏米并没有做错什么。你何苦这么一意孤行，一定要打碎这一切，假装一切都跟以前一样有这么难吗？”叶星树勾起嘴角表示不屑，他说：“阿尔，你的优柔寡断还真是数十年如一日，只可惜我要做的事，你从来都拦不住。”

阿尔的面色平静如水，水下蕴积着力量：“叶星树，请你别太任性！”

叶星树似笑非笑地说：“晚了，我已经将夏米的情况告知了会里的几个好兄弟，我总会搞清夏米的情况。”

阿尔抑制不住心底的不安，在夜结束之前离开了叶家。



夏米第二天在自家的床上醒来，她仔细回想着昨天发生的一切，然后掐一把自己，告诉自己，那应该就是个梦。

难得不到七点便醒了，夏米起床去卫生间洗漱，等她往手上涂润肤露时，才注意到左手腕上莫名出现的长链子，像是比昨天更光亮了一些。她其实试过将它摘下来，结果这东西也不知道是怎么缠的，她费了老大的劲儿也绕不下来，只好现在做什么戴着它。

接近八点了，可夏米迟迟没接到叶星树的电话，是不是叶星树已经厌倦了过来接

她？夏米失落地出了门楼，抬头却看到叶星树已经等在了老地方。她雀跃着奔过去，早将昨日阿尔给的忠告抛到了脑后，要她早早地远离叶星树，这怎么可能？

叶星树的眼下有淡淡的黑眼圈，面色疲惫。夏米跳上车，问他：“你有熊猫眼，是没有睡好吗？”叶星树想了一下说：“昨晚我家的猫走失了，我找了它大半夜。”夏米再次想起那只怪异到会写汉字的黑猫来，小心翼翼地问叶星树：“你们有没有特别训练过你家的猫啊？比如说，教它画个圈圈啥的。”叶星树简洁明了地回她：“没有。”夏米纠结地皱起眉，想着要是告诉叶星树“我知道你家的猫会写字”会不会被当成神经病。再想想那猫诡异的眼神，她还是决定什么都不说。

夏米其实一直不懂叶星树明明说要她自己过去选礼物，结果到最后他却自作主张地送了她一个小布口袋，所以忍不住问道：“昨天你送我的布口袋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呀？我好像对它过敏，害我回家的路上竟然晕车了。”

叶星树像是根本没感到意外一样，没什么诚意地说：“这样啊，那可真是抱歉了，但里面不过是些平常的木天蓼。”

因为这天叶星树过来得比较晚，担心会迟到，叶星树便决定直接从隔壁待拆迁的居民区里穿过去。再过两天这边的房子便会被推倒，所以附近除了几个建筑工人，几乎见不到什么行人。这一路叶星树都骑得很猛，直到拐进下一个巷子，却猛然来了个急刹车，夏米因为惯性一头撞到叶星树背上。

前方路上并排站着四个打扮很奇异的，他们都蒙着只露出一双眼睛的墨色面罩，穿着统一式的黑色束腰制服，手里握着

弓，背后有箭筒，弓拉满了弦，箭头对准夏米，其中为首的一个对叶星树说：“你走，她留下。”

叶星树猛地将自行车横过来扔向那几个人，拉着夏米转身就跑。夏米刚开始还以为那几个人只是在玩Cosplay（角色扮演），但看到一只冲她而来的箭直直地射进墙壁里，才知道这几个人竟然是在玩真的。

这一带他们两个都不怎么熟悉，叶星树带着她慌不择路地躲进一间废弃的仓库里，两个人合力将仓库的两扇大铁门关上，插好钢制的门闩。紧追而来的四个人试着撞了几下门，大铁门纹丝未动。门的上方有一个一尺见方的通气孔，外面的人通过这个孔向里面投掷了一枚烟雾弹一样的东西，落地后整个仓库都弥漫着黄色的粉尘。木天蓼的味道整个将夏米包围。

大概只过了两三分钟，昨天经受过的晕眩再一次席卷了夏米，她站不稳，跌坐在地上。夏米伸手向叶星树求救，却看到他站在三米远的地方，脸上戴着不知从哪儿得来的防尘口罩，正目光灼灼地看着她，似在期待着什么。

夏米躺在地上抽搐，她身体里两股力量的对抗以一方获得绝对胜利而终结。她的脖颈弯成不可思议的弧度，喉咙里发出长长的似要刺破人耳膜般的尖锐叫声，手面浮起突兀的指骨，指尖滋滋生出微型弯刀一样的尖爪，瞳仁缩小，眼珠突然变成灰绿色，两颗锐利的獠牙自上唇下露出。夏米翻腾而起，四肢着地，像只被吵醒的豹子，蓄势待发地准备发一发起床气。

可是散落满地的木天蓼始终孜孜不倦地侵扰着她，夏米暴涨的力量渐渐疲软，到最后，她撑不住，再次匍匐在地上。



一只黑猫从通气孔里爬进来，狼狈地跌到地上，木天蓼的味道呛得它连连咳嗽，缓过气儿来后黑猫对夏米说：“夏米，听我的，将你手腕上的链子扯掉。”黑猫的声音很低沉，像竖琴的低音，是夏米听过的阿尔的声音。

夏米用力撕下腕上的长串珠链，米粒大小的蛋白石散落一地。这些珠子与地上的木天蓼相混，映出刺目的白光，这些光折射进夏米的身体里，她的四肢百骸都轻快起来，某些曾被人刻意封存记忆也得以舒展。原来和阿尔一样，夏米自出生便是一只幻怪，幻怪体内沉睡兽的力量，有些幻怪喜欢伪装成人类，过着人的生活，但必须时刻远离木天蓼，这东西会让他们现出兽的一面并丧失力量。

幻怪的天敌是猎人。十四年前，幻怪与猎人一族的斗争达到白热化，小小的夏米被还是少年的阿尔抱在怀里，自家乡逃出来后，到处躲避着猎人一族的追杀。少年阿尔一路都在搏命奋战，透支到极限，直到他们在这个城市遇见了叶星树的爷爷叶老。叶老是猎人协会里被排斥的异类，向来推崇要与幻怪和平相处，他不仅收了阿尔做式神，还封印了夏米的力量，将她伪装成普通的人类小孩儿送到了孤儿院。

猫形的阿尔挡在夏米前面，整个身体绷成拉满弦的弓，他对着叶星树低吼：“外面的人都是你找来的吧，我听到他们议论说搞不清为什么你要雇他们来做这样奇怪的事。”

叶星树耸耸肩，说一声：“是又怎样？”

我只想让夏米知道她到底是个什么而已。”

抑制不住的兽性在夏米的血液里奔腾，她如兽类扑食一般后肢一蹬，蹿出几米远，把叶星树整个扑倒在地，尖锐的犬牙对准叶星树“突突”跳动的颈动脉。

叶星树在她的爪下瞪大了眼，夏米透过他的瞳仁，看到自己狰狞的脸，忽然难过到不能自抑，大颗大颗的眼泪从她的眼睛里渗出来，她哽咽着说：“叶星树，你真是这世界上我最讨厌的人。”

叶星树抬手推开她，抱怨一句：“你哭起来好难看。”

夏米受刺激一样地叫：“这不是重点！”完了抖抖她两只手上十根尖尖的长爪，继续叫，“而且长出这样的东西，我与好看还有什么关系？”说完再次号啕大哭起来。叶星树嫌她吵，捉过她的手腕，将提前备好的镇静剂打进去。睡着后，终于平静下来的夏米，外放的獠牙、尖爪以及皮肤上纵横的暗黄色纹路都渐渐褪去，又恢复成了白皙清秀的小女生模样。

黑猫阿尔走过来，皱皱巴掌大的猫脸，冷冷地说：“我需要一个解释。”

叶星树便告诉他：“阿尔，你是知道我的，我最讨厌假装的美好，既然已经从真影镜里知道夏米是异类，我就必须要知道真实的夏米是什么样子，我才不要去喜欢一种假象。”

阿尔摇摇猫脑袋，显然对他这种行为很不赞同：“你这是自私，为成全自己的好奇心便毁了夏米作为人的平稳生活。”

叶星树讽刺地笑：“阿尔，你才最虚伪！明明自己做怪得很开心，却要夏米泯然如众人，你又怎么肯定夏米不会享受与生俱来的力量？而且夏米这人我知道，她从

来就是一只活力满满的小怪兽，也许会暂时受打击，但绝不会一蹶不振。这世间总有高明的猎人，万一夏米的真身被看穿，她却没有一点自保的能力，那样才是真的危险，不然你又为何让她随身携带可以解开封印的蛋白石？所以说，粉饰的太平，碎了也就碎了，还是活得真实点好。”

阿尔被他说中心中一直以来都有的担忧，也不好再反对什么。

最后，叶星树很认真地宣称：“阿尔，你与叶家的契约从此作废。”阿尔问为什么。叶星树神色温柔地说：“醒来后的夏米肯定很无措，她需要被引导，我想她应该很愿意养一只被我抛弃的猫。”



觉醒后的夏米发现自己的超能力并没有多大用，以前不会做的几何证明题现在还是不会做，背不过的文言文也没有自动跑到她脑子里。

倒是领养回家的黑猫，恐怖得像是深宫里的教习嬷嬷，她表情夸张地打个哈欠，獠牙自动冒一点尖，黑猫便一尾巴抽过来。

睡懒觉更是成了历史，要是到点了她还敢赖着不起床，黑猫会直接从床头柜跳到她的脸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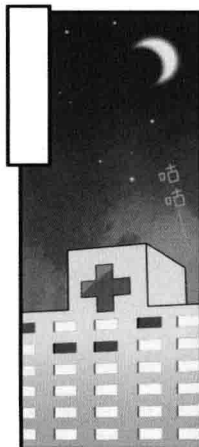
叶星树还是会每天骑车过来接她，夏米最开始很有骨气地无视他。叶星树也不勉强，只是会慢悠悠地踩着车跟在她左右。

后来，夏米快步走到脚痛偏偏看到对方如此闲适自在，顿时醒悟，以这种方式赌气，吃亏的是自己，想通后便跳上车，同时心里暗暗决定回去后要吃胖个几十斤，累死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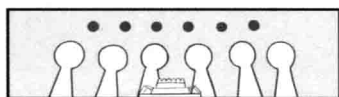
烟花未冷 ①



烟花未冷 ②



小青山传说



处女座也有春天

Written by | 天真无邪
Painting by | 宅宅米

